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

南京戸部二

侍郎

馬諒　黄琛

李和　楊果

張𢡟　顧珀

黄懋官　𠈁時

程嗣功

郎中

陸愷　林性之

員外郎

鄭普　柯維騏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刻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

南京户部二

侍郎

通議大夫南京户部左侍郎仑撖馬公諒神道碑　王輿

南京户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念四日卒于家訃聞命知和州葉睦諭祭進士王琳營葬有日其子汞賢乃持葉知州狀謁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沐人六世祖徙滁之全椒元季假授伯祖九成舉義從　太祖高皇帝渡江累建奇勲授金

牌萬戶與陳友諒兵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憫其遺
孤賜居和州故今爲和州人祖九思考雲以公貴贈
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鄒氏贈淑人妣徐氏累封
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入室叔祖澤聞
而異之曰顯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穎悟絕人書數
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州庠宣德
壬子領鄉薦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廣藩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務剴切知大體奉使山右
藩王皆餽贐儀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布政司
左參議吕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南京戶

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關下陳情歸省有實錄之賜
庚辰召至京涖事戶部壬午復南京戶部癸未滿九
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蓋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恩
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公老疾爲言而公年纔五
十八實未老士論惜之公爲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
至山東也循行郡邑訪庶政得失察百司賢否廣輿
雛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秋朝廷雖遣大臣治之然
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不能爲患正統末胡虜犯
邊降虜安置山東者欲乘機爲亂朝廷憂之以勅諭
三司戢民守城公曰此勅不可使聞於衆俄有馳生

諭胡寃文移至者乃集衆諭之衆咸帖服民有愬於後娶而欲置子於法公喻其父母曰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有民婦與夫兄有隙而謀殺其子姦人之婦而殺其夫匿其碑券强占民田盜米廩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負寃者尤力爲辯雪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召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

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願受笞者七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出棺至者妻欲嫁後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置復訟于公公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所親使俟終喪別適焉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刼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無以報爾句容有因人死而棄毀其屍者所司擬以支解人罪獄上公不可曰死後棄

致詎可與生前支解同科爲輕減之先時堂鈔獨歸
于尹凡有供需悉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
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餽贐又備其餘
以爲工傭之貲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
剏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旣而權貳
地官曾未越月綱紀秩然有未便者條陳於上苟益
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爲參議時陳撫安軍民五事府
尹秩滿陳郵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事
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葢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
無私謁謝事而歸橐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别建居

室少買田業治常產而家無綱紀之僕多公自綜理
暇則閉門焚香繙閱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肯道
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
語及私鄉人以請托至者拒絕之或以利動則曰吾
後事具矣安用此為其淸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黃公琛墓誌銘

倪謙

黃氏世爲閩之延平將樂人祖貴字彥高妣楊氏考崇字宗允妣蕭氏以公貴贈祖考皆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公諱琛字廷獻生而聰敏過人博學強記善屬文尤長於詩宣德壬子年二十中福建鄉試正統己未禮部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授戶部四川司主事陞本部貴州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景泰癸酉陞江西左參政尋陞左布政使丁母淑人憂服闋改浙江左布政使在任幾一月陞南

京戶部右侍郎仍食從二品祿三載秩滿將奏對入
朝俄奉勅往巡四川撫諸進公階以其官封贈三代
及婁出巡幾二年召還然以高年勞王事精神漸衰
衛力疾事事不懈是日自部歸覺微重不佳至夜不
起公卿大夫聞之驚愕曰天何爲奪公之速哉皆爲
哭盡哀公之在戶部也時尚書淮陰金公濂號知人
妙選僚屬一時所得皆天下之選公在稠人中尤耿
介有爲最爲所器重嘗徵鹽商船稅於揚州督輸餉
京於天津入衛及河南諸郡清理糧儲於蘇松等郡
所至皆赫赫有能聲在蘇松尤著蘇松自工部尚書

廬陵周文襄公奉勅巡撫得便宜行事所在公庾積有餘粟凡有興作輒以取給費出無經豪民猾胥因而得為姦利部使者往往為威富所敓不能根究公至稽覈嚴明搜抉欺隱一裁之以法無毫髮寬假豪猾憚慴宿弊以釐時論韙之其在江西也有姦民歛百輩嘯聚贛州山谷間剽刼為民患公直抵賊巢擒其首惡數人寘諸法餘悉不問盜遂屏息公歷官中外年力精强有志事功於民情吏病靡不究悉以嚴察見稱人不能欺及長戶部也庶務雖劇乃更御以寬簡凡事總其大綱餘悉責成所司吏或有挑於法

親不貸也論者以為得大臣體其巡四川也兵荒之餘民甚凋弊公所至布宣上德問民疾苦考察官吏失得與利除害旌賢善黜不肖不憚險遠跋履山川雖偏州僻邑賑䘏撫綏無不周歷由是政令一新民用安裕公為人性樸厚坦易內無城府外無矯飾與人交一以忠信言溫而氣和遇事剛決則毅然不可犯持身廉潔服御儉約衣無華靡食無兼味出入敝輿羸僕所居廳事僅容旋馬與物無競同官尚書鳳陽陳公俊至無室廬公即他徙以所居讓之好施予僚屬有被誣之京貧不能行者即以白金若干兩助

行喜接賓客言論款洽忘其勢分有不知官資之崇貴也其平生立心行己貞率負義氣類若此

南京戶部右侍郎李公和傳

公諱和字本中安陽人也天順元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論事忤旨廷杖幾死遷都給事中通政司叅議右通政每居一官積年不徙成化末李孜省以左道進而大臣競樹黨中官梁方等用事最後萬安有寵士大夫躁進者各擇所從朝合夕遷靜正淹滯鄉有齊某者閔和久次謂曰公常恬如將俟河清邪今諸貴人亦素敬愛公持二帨贄造請食頃耳而卿佐可得時乎時乎可隨而不可與之翻也和謝曰吾嘗之婺黑髮守節皓首乃求聘乎退謂所親曰吾見俗

人者有害以利無何有郎中素結倡優進欲爲通政乃傳旨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彼代和至戶部六閱月而卒和豐貌恢度雖倉卒言色罔喋喜愠莫顯然內含獨朗事低昂及人賢不肖不失分寸父尤道得痿疾彌年和自奉養躬上溺器久益虔儉薄不計生產與李賢耿九疇相友善二公皆謂和量如燕

忠獻云

論曰吾聞李公立朝三十年始遷卿佐泊然無所干請葢其性不競不激含蓄光景如澄淵以波珠玉自

□文達清惠之稱豈虛語哉

嘉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歐溪楊公果傳

雷禮

楊果字實天直隸揚州府興化人弘治戊午舉鄉試己未不第歸聞蔡虛齋精於易問易其門盡得肯綮壬戌遂以易魁禮闈登進士第即告歸省父會父以疾卒號泣三年不輟服闋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掌本科凡經國大章奏多出其手時逆瑾用事屢疏得歸復起為南京戶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員外郎北情執法不避權貴政暇閉戶讀書究稽古行實以自考鏡後以人望入為吏部文選員外郎進郎中數取實才

請託不行又培植善類崇獎恬退楊尚書廉謂其門可羅雀大耐官職踰年陞南通政司左通政擢刑部事三大獄訴死罪人無冤者未幾改擢以忤費閣宰濬變建言九事以養母請歸嘉靖改年以論薦起為南京太僕寺卿陳馬政便宜數事從之果志趣與又介特不與塵俗浮沈每慕歐文忠為人多所表揚値滁守陳則清請重葺豐樂醒心壯懷諸亭為之授材續費左右其成因紀之取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之意名堂曰保豐堂使知豐不可恃樂不可縱必本之先民之憂以為憂識者皆稱誦其言踰年進太常

寺卿又以母老歸養七年復起南工部右侍郎尋改南戶部署篆核勘總核部政秩如中貴家人有肯撓內府紙價者必寘之法並參估計官將服其剛正未幾卒于官衆多惜之果天性孝友歷官兩京以母老在堂不挈妻孥業師家有四喪不能舉者皆為葬之而䘏其孤嘗曰予自視實多曠廢惟不識璮寧彬三尚差可免愧耳斯亦足覘所養云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南溪張公璁墓誌銘

李春芳

公諱璁字鵠舉南溪其別號也先世家汴宋末避兵而南遂著籍揚之泰與而始遷祖實爲本與公由本與而榮甫而仲纓而祐祐之生四子季曰忠貢於鄉授刑部司務尋轉工部員外郎擢知饒州府有德政以工部考封父祐之如其官蓋自本與公以孝行垂範太守公以文學開先凡四傳而張爲著姓復有子二長質庵公珩次西庄公城西庄公弱冠即掄魁南畿授翰林中書負海內文名脩使朝鮮服一品章服而

貫庵公即司徒考也積學飭行屢舉不第貢爲定其
縣丞以伯子羽貴贈監察御史妣蔡氏封太孺人相
夫訓子雅有女士風詳大司空嚴陵胡公大司馬太
原喬公志可考也司徒公同乳凡七伯兄任終河南
左轄仲琳某府太守皆進士高等二季翹琳由貢爲
博士官昆季一時並起蔚爲時望而司徒幼即穎敏
有異質從方伯公受書往往出語奇絕驚人以儒士
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每以大成期賞而公勵志力
學不以寒暑少間配安人封氏刺女紅伴之必丙夜
乃罷爲文根極理要恥作尋常語每凝思嘿對奪前

兄弟同以

古柳揮指謾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於鄉學士東江顧公攬之棄卷中欲置魁選不果僅列二十一人甲戌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公孟義為士子程式其見重如此初授戶部某司主事丁蔡太孺人艱與伯仲兩侍御哀毀執禮以孝行著稱服闋補禮部値

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兩杖

闕庭時伯兄侍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震朝宁問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勲冑顧此輩挾賄怙執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摭禮曹舊僚事波及公

謫廣之饒平慕其地即韓昌黎所嘗謫潮陽也公歎曰韓公以直貶斯地于何幸躡其後耶飄然獨往圖思其爲謫且遠也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踵數百里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昔爲特盛云會　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豐縣尹輕徭薄稅興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風望遷遷已又督學湖湘蓋　世廟龍飛舊邸誠愼其選也公乃頒條章飭教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

子為之丕變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旣參陝藩政掌貴州憲晉四川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惟陝西最久被澤為獨深陝之人立祠事公者三而河南則繼伯兄羽後凡一切例所應得者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祿備服強宗又其最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榆林笠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公甫至即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如繕士卒足糧餉類皆鑿鑿可行悉蒙嘉納著為永久規比虜兩入兩捷之捷聞　上降勅褒獎加右司馬仍

錫金幣曰是照虜欲退烽燧頻息公以善董厥虜畢
疾倦勤乃再疏乞休　當寧亦念公務辨召貳南户
部俾得靜攝以需大用而公之志決矣遂解組而歸
角巾野服笑傲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
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聞惟朝廷有大政
事聞之輒爲動心無異在事時也公生平性素樂予
凡族之貧不能婚葬及鄉隣之乏者每捐俸餘助之
不少恡惜邑故無城公首倡議築之工甫竣而海
上寇猝至境内賴以保全蓋公之洸慮遠謀仕而未
究者於此復徵云公生成化己亥卒嘉靖乙卯年

七十有七

南京戶部侍郎顧珀傳

顧珀字載祥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珀生而穎奇童時即善偶對稍長刻苦力學弘治乙卯領鄉薦己未舉進士除知虹縣有惠政丁父憂正德丙寅起復補旌德察民瘼擇所宜利者行之於訟獄立爲剖白每比以情鄰邑有淹繫數年不決者咸來求質尤勤積貯值闔郡歲饑獨旌民得免莩移爭樹碑頌德擢守和州復值大饑倒倉庫所蓄賑之不俟申報巡按部檄督逋賦甚亟公計民貧無措召富商諭以大義商各輸所有貸官至秋成還之商民俱無累州有鹿

豪勢家侵佃相仍　查收買者給批輸限無敢違者以治行莊擢南京考功郎中丁母憂服闋改除庫部諸司薪隸舊以衙門大小有軒輊公革積弊一例分給人無間言收倉厫倖米除斛面杜侵盜納戶稱便京衛勾解多影射為奸公於清勾冊內戶部月支冊查對積猾不敢弄手軍士有功陞職官原籍多解丁補伍公請行印綬監查黃是實將戶丁發回原籍嘗差軍充重役陞湖廣布政司參議督儲各府起運錢糧及王府祿米衛所糧餉節年負額幾倍公設法綜會賦以不虧屯田瀕江以堤岸圮壞不修損屯額

查累年拖欠軍士月糧每石折銀三錢令軍士砌一丈者給銀六錢不加賦而堤岸悉砌完行部至蘄有妖僧詐稱奉　勑往名山掛旛所在恣横公密發其奸置之法己卯寧庶人反南昌公駐黃梅扼險為池皖援會　武廟親征人爭逃竄公檄諭安輯地方恃以無恐事平乞休凡四上不允　世宗入承大統以護送　聖母勞有金幣之賜復上疏乞休奉　旨准致仕都御史席文同御史何鰲唐符馬紀薦剡交聞至嘉靖五年丙戌起公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威茂二州公至修理城堡墩臺關口召募武勇彈壓羌

夷歷年賞番虛糜歲計五萬餘兩公一一核實餘銀
幾萬兩積募民鑿石決開大衢便商往來上番來貢
挾利器公創會館差官把守令夷人釋刀易馬乃入
郡民免毒擾後守爲定規踰年陞河南右叅政又明
年戊子陞江西左布政使值覲與廷差京官主考公
職提調嚴關防去取悉裁自內簾人稱得體時朝廷
有龍虎山之役公不忍派民因查庫藏見三巨桶封
識朽敝簿籍不載啟視之爲金遂申撫按以此銀署
工程餘作歲例差官解部是秋擢南京太僕寺卿檢
舊牘振舉馬政見近郊腴田荒蕪問之係屯田以官

徵上手拖欠故不敢耕公令軍民人等開墾成田之
後照畝徵糧以足屯額不失己丑陞南京太常寺卿
尋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公署條疏上便宜十二事留
心度支京廩充溢攝憲部撫郡臺兼督江防俱勤慎
不懈及見各衛所屯田久拋荒不耕仍比徵屯糧乃
與屯田御史疏請除豁畝數追徵則例遵守至今在
部五年屢乞休甲午秋得致仕於己酉正月十有八
日終於正寢年八十六沒之日鄉人無戚疎貴賤老
幼咸哀悼若有失立功德碑逆水順之巡撫都御史
朱執巡按御史楊九澤表於朝勅祭葬贈都察院右

都御史郡邑諸生狀呈當道列祀鄉賢公雅志恬淡
歷官未嘗以家累自隨歸閑鄉墓丘隴恒宿山房栖
松楸特加培植遇二親忌辰素食悲悼至老如一日
凡遇令節　聖旦必躬率子孫拜祝雖風雨弗替朔
望率合族謁祠堂教子姪以孝敬守法敦義睦親俗
條投獻及侵占寺田者深恥爲之於窮民有喪葬不
能舉者必輸所有周之不責其償居常戒干謁有司
若一方利病必眦切陳告期於必濟惠邑有二坡數
千餘蕩爲鹵沮告郡守王公料衆築之絕不以升斗
自私丙申丁酉歲大饑公先倡義買粟施粥療饑民

告守令停征以示休息泉里山滷濱民賴此為生有可嚴禁捕遂阻生涯為盜公告分巡出諭弛禁鹽利遂通他如築萬安橋修順濟橋禁清源山至今為一方利云

黃懋官　庚申紀事

嘉靖歲己未留都旱大無麥禾斗米幾百錢又度支告匱道殣相望故事春孟不發廩每於臘盡先給軍人多市酒肉為歲除交遊兒女歡以故不數日極告窘嗷嗷待仲月先是冏襄敏公金為南司農謂梁陳陳且歸紅腐請轉漕以實避儲市販每石直五錢今五城官自為市糴是陳少司農儒偏執自喜又將原派江浙等南糧改為輕齎七錢謂如是則每五石可多一石戊午歲又司農馬坤主南計疏稱四門糧足支八歲四門葢皇城禁卒也與諸衛所無與方司農

鈍不察槩謂諸倉充物役請借原派南糧三載坤亦不自列直將舊額折色五錢請減其一朽以少補然眉之缺至少司農愍官擿篆時復師坤故策將請妻糧者疏罷之又每月故為延緩以待諸老羸物故可省千石貲每軍官上月數多肆筆塗且罵曰諸囚卒何多不死爾乃不以實自占耶諸可脫削者率破格為之謗議洶洶時大司農蔡克廉巳至官然以病未嘗數日公座部事若罔聞知愍官偏愎因如故二月望值祭大倉諸軍遮道號呼求糧愍官曰正欲革爾諸囚卒吾自不給爾能懸我於市耶聞者益思亂又

値操練營中先除草數日人人泣交之共罵曰必訴
此缺舌奴時周山等巳嘖嘖定有期約矣至又十日
當振武營演兵瀕下四箭稍稍有數十卒圍糧儲院
懋官急出刺邀內外本兵者來援時苦羽翼少祗肆
罵嘗復還營邀同事者不至擊以梛杖諸卒亦貼勉
從之懋官親去多請自便不聽曰諸囚卒豈能懸我
於市耶然以勢披猖所居密比撫治盡出其眷屬匿
之僉隸人分持筐篚寓親識處至幾輒止如是者再
曰是鼠輩何能爲時何內廠緹帥府徐鵬舉李廷竹
大司馬張鏊少司馬李遂巳至懋官便服出迎諸卒

各隨之入懋官以金布地諸卒雖稍饜飽無罷意巳而諸卒大集發等無所出計往估計懸侯變懋官不得巳踰垣體魁碩不能攀援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投一民舍既其逼隘不可藏復往羅姓吏家口出語剌剌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為員外攸蹟石渚坤別號也是時各巳鼓譟入恣取財帛什器戮其故妻棺獨不得懋官處乃發等知懋官巳挑身遁各從院後蹤跡之一老人指吏舍曰司農在懋官坐地上淚淋漓下曰諸公幸保我時氣少蘇面隱有人色謂無恐矣有數卒廉得其處

懋官張皇無所措但牽鵬舉衣爺呼數卒持一朽金
輿之日發麋發麋數卒持梃向懋官鵬舉稍稍止之
輒駡曰若草囊何能爲不與我司農將共若等煞爲
死灰也駿亦旋揖諸卒曰幸爲我貰懋官不聽頃之
數卒翻屋上木擊瓦如飛瓦及鵬舉冠乃各棄去曰
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捨顛侍者手援
之始脫衆卒即欲甘心于懋官有一家僮卧服上當
箠擊無數皮面决眼幾不活懋官始遇害一卒持鋭
棒向腦後擊之再兀猶未瞑乃拽至大中橋以繩縛
懸牌坊上不解紐結法每一懸輒㘅下如是者數矜

懸特觀作呻吟聲旣擲之數乃巳特觀者如堵懸官

雪肌膚又貌偉甚望之者泚盈月皆鬧諸卒遂公鹵

掠又京中市賈者多鬧入閧爲懸官里入其舍無餘

秋毫至酒肆各大醉醉後所遇挺擊有儒冠者即挺

之曰此輩皆弄文墨他日作官人者也又持弓射懸

官中者即鳴鼓賀雜懸官尸一亦鳴鼓一以爲笑又

睨視之曰能復檢糧儲簿耶初懸官舉鄉貢時夢千

餘人持梃相向謂爲吉徵至是乃驗又數日前循禮

皆栗寫一神無故火燎去家人見一耕袍者坐堂上

懸官至始徐徐去曰是我先人來也卒不答其是何

祥故及時諸大夫坐酉廠不敢呵喝命旗官持巨牌
招撫之共鼓譟立廠外攫亂持黃紙許給賞萬金一
卒輒裂碎曰是何足我輩欲哉五倍得如之時五管
俱各嚇聚不敢振武矣一卒以盔擊鍪毀其半贊諸
卒時時擊鍪及鵬舉幸侍者翼蔽無大恐同官攫不
測各微服將踰垣去誠意伯世延方騎垣上一卒驁
撫其背曰大人吾主也復去將奈何引馬迎下時各
卒已被酒日中不復有人視諸公皆如嬰兒侍二綠
花揷世延冠曰吾欲爾守備一花擲地重蹂諸卒爭
自拾取揷之又取一花揷鍪冠獨鵬舉不與以示深

渭世延謂諸卒曰爾既以我爲可人嘗從我吾懷貲
碉十萬金皆首肯求數字爲左驗又以非職舉手筆
裂碎鵬舉眾眾噪作書始退命朱把總元給散大營
金元諸大營非兵餉也遂深銜之遂督撫武營有事
物曰是欲陰中元矣世延率諸卒還營爲好語慰之
曰爲若等糧我出三百金疏請直廢閣不用致有今
日眾卒咸感泣歡聲如雷自是一應招撫事宜世延
盡披襟當之若無諸督府及大司馬者與論頗嘖嘖
謂有異志然實孔臭好煦煦作婦人狀無他也先是
世延與鏊有隙互訐奏大司馬楊博不直世延 上

命之去至淳化關猶作淒風愁雨淚比潺湲之句云時城中戒嚴諸縉紳多微服出三山城候有變即遁去大冢宰王用賓穿一穴寓眷屬萬茂材舍身之王戚畹氏始諸卒誤投克廉第克廉令奴大呼辨其非是始散去然已驚惶無人色奉頭竄矣光祿少卿萬恭至留廳計事共遮道罵之恭曰郎尸分懋官不為過吾光祿庖人亦見侵削爾等何尤焉各卒乃呼為好官曰聽爾去時邀諸憲臺計事或不至郭給事斗馬上見拖懋官去方俯首嗟咨忽有卒擊其背急呼諸長官幸不為訶將加折色一一黃門連呼長官長官

且儕我新至時變出不料諸曹平時多事遊宴戲劇好衣半市物揚揚闤里閭無誇諸健兒即士子亦低首不敢近一旦臨小利害很很㤅不可具狀是日攀及遂皆懸高價邀健卒擁護至邸鵬寒易衣冠廷進歸歸時對家人皆涕泣慶得生矣務梁指揮高奉委守丹陽麾下獲首級多高掩爲巳功諸卒露刃立麾外謀中高賴同官卞實調焚之得免把總張鵬當給犒士金代支者笞二十衆卒欲手刃鵬鵬再諭罪又把總祁山幽爲誘諭乃止復任其擊用杖者黄少憤其忿焉事聞司馬司馬更呵問鵬責其左右自是營

卒愈驕悍釀成巨患矣明日禁卒復請給鏊稍稍難之卽持挺入兵曹合曹徽服去徐都督珏令家兵射之乃退不得已給如例司農日事由我又槩給如例時諸曹視卒伍亦如嬰兒幸不啼泣不敢爱乳哺世廷令金吾殮懋官有數卒把拒贖以金乃可之是日卽開廩諸卒既得志莫敢誰何肩趑不可言有踰數至斗者二十二日惡少猶公鹵掠時時罷市鏊乃令珏及都督陳規巡察摶十餘人至杖之一百多死至新街追斬斬馬三兒梟首傳示市肆始如故自後各曹多陳兵出入毛御史鵬邀諸夏官飲多隨介士擁護

懸首轉相恐赫有閉戸者三月十六日方開時孫禄周山等二十四人惟唐四兒逋後二月乃獲之仍令隊長親之諸卒家各給以小票日齎從者不論也是日城門晏開又免操練人情洶洶會周山等當禁錮候命本兵者竟梏死後有旨誅渠魁三人餘悉戍邊上然巳無及矣二十一日傳　聖旨諭諸卒感　天子赦貸恩亦雷聲呼萬歲始當事者懼禍且叵測日號泣向妻子既得旨止戴罪侍郎遂轉蒙天語慰藉緣大司馬傅護其戰佐本兵無關機務故也相傳以爲笑初事由振武遂當首獲罪而上變時漫言五營

寔遂筆也遂江右人有心計能以辯博濟其說往歲
千秋節遂獻白兎二 上心嘉焉又時相嵩寔陰主
之以故 上弗究後二月遂轉兵部左侍郎瀕行向
鵬舉索賄饋之百金殊不悍遂開府淮右時貪聲頗
著新命下乃益自恣且恃有嵩也始上變者至都下
嵩謂克廉若不乞休且得罪乃令人代之疏始達上
變者是變也督府而下蓋行萬金嵩云南京給事中
楊鋐御史胡應文劉行素趙時齊等疏劾諸臣 上
爲之罷克廉及員外郎攸躋主事安謙及已故楚官
俱落爲庶人把總華職坐營陳鵬舉等凡四人聽理

比部張鵬而下各縣一爵都督規往傳而玨以參請
留兒敎等俱令自陳從傳議也時命雖下反側猶未
平不遇者覬覦而動都督玨及規陰採各有期部下
亦分左右哨四月三日規當往將畢事謂是日給米
可早歸玨部下卒不俟鳴砲輒散規諭責之後因以
語玨玨殊負愧思有以報規四日玨當往願推毛求
其部兵忽鬨譁卽盛怒捕之各卒拒捕令飛騎取馬
人杖之五十史把總臣亦其偏裨也復杖之三十各
卒又憤憤思殺玨及臣矣五日侍郎遂躬慰撫之未
移時卽日諸長官勞苦可少存息玨有家卒短小而

精悍珏欲矜見所長令與諸健卒鬬果勝因侍珏州後諸健卒憤憤從將臺上牽之思甘心焉遂乃大犒賞各給以綵布花朶始定遂因語珏曰向非吾君又不可保矣他日幸愼重勿復爾也自後命中一矢者倍賞最駑下者乃得令祁把總山量罰之故不聽祁再三誘之始黽勉存故事然猶恨珏不已共造爲飛語寘衢路約以十一日發史臣潸遁衆卒猶毀其四壁綏等不得已爲之鞭臣而倖棵五日釐亦爲溫語曉譬自此日事模稜隱若一敵國矣振武營者先大司馬張時徹所建也抽揀各營兵止四千而投充新

兵有九千有奇新兵係四方惡少非若土著者可加
意勸以故勢同養虎御史趙時齊疏請將營中軍士
編入四營分居散處立法操練論者題之議下當事
者談之留部又請易授等而下四人　上因左遷級
而以張奉郢榮李仲代鍪致仕命侍郎江東代之仍
加太子少保東辭加秩　上加慰諭焉以西寧侯宋
廷訓代廷竹惟鵬舉如故曰從人望也戶科給事中
斗巡倉御史應文皆以重地爲棄乞賜處分　上勅
戶部將過淮米七十萬有奇輕齎十五萬有奇裁補
一時人心少定矣

杞憂子曰或謂詔都庚申之變異乎曰何異也已日置酒高會而令軍士脫巾不變焉何俟伏讀　聖諭所謂非軍敢爲皆臣使之又謂簾遠本因堂高原無自遠之理　明天子若燭照矣然則罪獨悉官乎曰率土皆王臣也司計者知有北不知有南謂南可假焉過矣主南計者亦噤無一言何哉先尚書嚴闕壽疏請過淮米百萬以足南儲不聞司計者之尼之也抛官而外無罪乎曰兵食之爲輔車也明矣司計者則偷爲一切苟且之計本兵若罔聞焉何居象將誰肇乎曰衷敏不得辭其咎也請少進曰草芽何足以

知之

踰司徒時傳

王世貞

葢嘉隆之際稱名臣者曰少司徒踰公時云而踰公之成進士也則首拜吳江令吳江巖邑戶口財賦甲天下吏緣是得乾沒爲姦隱賦貯出入若大萑苻然而公至則嚴句校具得其狀始爲絜法提衡之秋毫稅以限上毋事敲朴力役以則應以時至毋待號召鄉小民鬬鬩毋復之三老就公片語立決大者笞十餘斤遣之各自得意去臺郡國下訊讞及它利害關白鏑一大櫃中手自封發吏亾問不得事也即不敢望得公一顰笑以少見指而鄉卜民亦不復知有吏

公不爲摽切假息文彈壓刑名時時有所劾治皆取
大猾尤者吏及大府惴惴戴三尺而立然竟公任亡
敗罷吏郎御史行部吳江亦不問吏及大府替否無
事剌促令代我治之矣大江而南四郡一州十五邑
亡論遠近稱聆青天聆青天竟用治行第一徵拜御
史前是太保王肅敏公廷相見公文而善之意不欲
公外補公對曰我不外也誰當外者王公奇其言而
疑其不讐後乃心服公爲御史屬虜欲求貢或謂虜
狡紿我且事憚大勿許便公疏曰毋爾也虜以虛紿
我而我遂絕之是授彼名也虜以實輸我而我逆拒

之是創彼心也我且又代負夫不爲彼先不爲彼後
內固吾守而外探其幾此在一才邊吏在耳公又條
備虜十四事上之咸報聞棢嚴者初得幸上有罪辟
公抗疏論列謂其人險而徐久之且亂天下業已上
即素服候訊北闕　上心動公言而難去嚴爲兩已
弗究公遂出視鹺政河東屬歲旱公禱雨旱弗利民
而嘗鹺得鹺或强公毋禱公曰不可利國等耳吾不
忍以吾職易吾民竟雨立澍應大稔而鹺額亦不於
相嚴日益貴用事公乃移疾歸會其母李老病不解
衣而侍湯藥顙于天乞減已筭以代李卒毀瘠踰禮

服除彷徨久之杜嚴內翰公中州名士行能高未有
以中而都檄公強起出按蜀亦自勵有風幾嘗糾一
方面一大將雅邛瀘三州守資陽江油萬大寧四令
不法狀窮治坐所縱舍汚吏望風解印綬去蜀以大
治巳監壬子試所得多才儁公一夕夢若數百人焦
頭哭請救次日問所部則有大火飛渡江爲災延千
家焚死者不能殮公調棺櫝爲設蒻奠夕復夢來謝
如初遷長其道事尋遷應天丞轉太僕卿以右僉都
御史督西輔六郡公日夜撫循其吏民練兵實邊將
扼險虜騎入犯距浮圖峪十里覘我師整而和遂巡

引去亡何改督操江佐南臺數上疏陳便益計擒大
盜汪然朱良弼等振武營兵驕再倡亂公奪其謀進
右副都御史督漕運公故嘗爲令屬江南運爲四議
以請其大指約束長賦者毋私兑留減存料銀凖給
遷卒行糧改徵脚直　詔可仍著爲令公益精勤於
職爬搔垢弊殆盡積羨餘金萬計入之朝時人爲謠
曰蔡婆鼓下長淮眞若翁青天來俄用言官薦進督
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奬率將士出邊鹵首虜百餘
馬駝牛羊稱是虜吉能賓兎台吉入寇公合三鎮兵
徼破之獲首虜五百餘又以延綏兵搗虜獲百餘級

三上捷賚白金文綺進食二品秩久之拜兵部右侍
郎協理戎政應　詔上八事所陳嚴稽督禁奸詭定
編派於其政尤切虜人寇京城公佐大帥鎮遠侯營
於郭虜不敢越而南　手詔慰勞賜玉食法酒尋出
為南兵部時大司馬病在告而公攝武選單政進其
屬矢天論之一時翕然稱明考績至家有嫉公者中
以浮言候別用公歸可三歲所而薦疏騰上召為南
戶部侍郎督留儲業已病矣强起共職條上四事曰
明注選重部運省解納分水兌　詔次第行之公竟
以不勝劇卒年六十五公為諸生所構撰經義策論

傳人人且用是魁其肖後好爲古文辭源出盤庚周
誥追琢詰屈世所謂兪氏學者也公字中甫別號吳
皐其先世豫章人徙於光遂爲光人有丈夫子三
玄三素三彖彬彬世其家王于曰余吳人故所稱兪
公於吳獨詳耳潁川黃丞相功名損治郡乃公歷中
外以害粢嘗頴川哉漕河天下吭咽歲課稱最西陲
飲鐵控及萬里入贊樞廷出參留鑰賑而復振以佐
計相乃猶惜公不大用何也豈入座之地尚有餘靡
待公而不究耶中州麗厚鬱積其人才往往傳大任
重道遠著爲文章深含蝈發乃自古記之矣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嗣功行狀

汪道昆

萬曆紀元戊子冬十月丁亥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程公以天年終余聞訃從尚書殷公俞會臨之歛矣既傷既吊退就西階尚書語余吾三人猶鼎足也公已矣自盡在諸孤入告在所部宅多之事在國老郵典在縣官乃若實錄其平生吾髦矣是在司馬遍昆唯唯不佞其何敢辭余先大父故從公之先大父以鹽筴賈浙江相與莫逆余先考若公之先考並文賈相與通家歲乙酉冬十一月戊辰公始降余公

後一月而生皆伯子也癸卯公先余賓興丁未對公
車則同藉並仕同爲浙令旣分部南北同爲司馬尚
書郎女則賜告而歸同家食今茲之狀余爲役其何
敢辭曩靖初程大父私語余大父歸爲先世營葬中
堤與幸而舉孫將太吾戸公生之夕里隣夢鶴降而
翔公庭大父聞公生色呫呫喜此開孫也吾門其中
興乎公名嗣功字汝懋里人唐處士棪唐舉術目公
釐中則就公考氏言郎君相種吾兩兒始舞勺遣之
成均願郎君與俱友天下士公以總角領薦甫逐成
名始令武康嚴邑也公少年覗若處子人人以冠玉

美之境內有殺人而沈之河其家跡之莫能得公發
姦狀人人以爲神比及三年僅諭徒一牘耳諸父老
勒碑以繫遺愛守南職方歷三年考封父母如令甲
比遷秩流倭薄都城大司馬四明張公曰君行吾薦
與守于時公居中調度譚襄敏出師禦之倭却而東
兩君子力也遷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兵安綿龍川土
酋隸部正副故相構會椎金爭利遞稱兵公單車入
眾阻以大義責之其副隨公車來歸奉要束正酋歔
欷公擒首事十餘曹法之二姓革心其構立解進湖
廣布政司參議取道歸寧公母伏枕而望公來侍養

旬日而試喪畢起補浙江故陸太保以司隸幸世
宗乃懸死其徒屬橫如故侵公部民田公擿舊尾而
窮之反其業陸所善諸勳貴具在其黨眉懲而激之
則以　詔賜司隸田坐違　詔旨徐文貞嘗風公知
公宜言於朝程君故以持重特著聞趙中丞欲舉不
逞狀慎毋蔽日月而干雷霆諸勳貴噤無言事遂寢
進河南按察司協堂副使同年夫巳氏以督學爲僚
冀中丞手翼翼足跪蹌浮慕先哲夫巳氏亦騰口說
眾恭如中丞例監司缺則協堂攝之中丞由部寺起
家不習成事攝不之協堂而之督學公稱疾舍中中

丞縣之量移疏入歸三月而奉封公諱乃終喪起補
貴州土酋安國亨內相軋王開府主征討屬公爲監
公建議曰安氏故土羈縻小有言則示之罰耳且彼
內變何至與王師彼恃險而多樹兵脩卒能制其死
命諸鄰賞彼之自出或不給如國體何直指蔡使君
獨當公未察也開府卒自用師出無功及鄰人不共
公從使君行部至聲義勅法令得自新酋共命如初
境內底定進江西布政司參政分守贛州編戶故與
盜通舍鐵鋤即鈐棘征未及禡率自內漏師機事不
密則害成此明忌也中丞李公至公密告之因滑師

褒其梟仔臧渠魁以徇進河南按察使尋遷廣東右
布政使理軍與時殷尚書自督府定章程分布水陸
兵至宿飽率仰給閩中旣捷論功同被賞格及進廣
西左轄惟衡石出入爲斤斤宗藩歛祿有年往往學
謀執券求補公旣給歲祿以其羨者當左券而倍銷
之宗人驩然刀布雖詘可以療饑刀筆遊魚猶畫餅
耳遷應天府府尹益奉　明詔汰老疾而銜冗檎至
則省費輕繇務與折內休息當入計擢府庫而撫之
丞吏倉皇白失金公色自若已而得金以告公色自
若吏退而吐舌曰公度如裴晉國吾儕幸有生囚何

丞以鍰金克資斧公避席曰安取此此對曰羡也例有之公謝生平不侵一赫蹏無論羡矣則又曰資斧不具行將安之公笑曰吾上計者三悉取諸歲祿之仂不足則持之以儉交際取成禮耳多亦奚為治獄務當人心無事苛細時有逢掖父子逆婦而貧徧告庶司誣以不女庶司不能難公聽之召博士立之庭正色厲聲而訊是皆博士弟子寧以論財之故加處子以不令之名爾則非夫吾不忍布之爰書以職名教則皆慚服以好合終焉進南京戶部右侍郎以督軍儲兼憲職公洞晳利弊上五便事槩為令行之三載

賫成贈大父永安父儀俱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大母鄭母俱淑人內子汪封淑人蔭一子入監亦異數二載上疏乞骸骨歸及　上總攬萬幾　詔錄諸耆舊都給事中周邦傑御史韓國禎等並列公名推轂之監大夫部使者遍舉境內人材簉羽相及公不更駕日居南樓期諸班白者角弈小飲暇則課諸子經藝歲大比則羣舉宗子弟而面試之自公起家繼公後而舉南宮者二人舉泮宮者九人

戶部郎中致仕陸公愷墓誌銘　丘濬

公姓陸氏也愷諱也元之字也吳中姓望首稱陸公之遠胄出自唐宰相贄也陸氏世居常之晉陵今籍于武進邑雖併而仍其地也曾祖文富壻于金生子朝宗出爲舅氏後姓其氏而承其系也是爲公之祖考二一公者皆服德秉義潛德而弗仕也迨公之考諱淵始仕而爲南樂教諭攺奉化卒而誥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以公貴也公生而粹清開敏殊甚既長而所嗜好惟篤意於詩書衆咸知其有志也嘗隨尊甫教奉化遇有新編奇文即手自鈔錄窮晝夜之力以

研究之不少息以肆也年甫二十又一即以毛氏詩
領京闈薦書時正統甲子歲也明年合天下士試禮
部居前列入對　大廷　賜進士出身第其甲在二
也觀政天官時冢宰則西昌王公少宰則何曲曹公
愛公敦謹而於儕輩中待之獨異也嘗以進士奉使
遐方總我者循常例有所餽公卻之至於再三置之
而罔覗也一時仕者咸以出入禁闥為榮而公獨求
之南以毋氏在堂便於奉侍也掌銓者嘉公孝誠特
有南京吏部之除其階六品驗封清吏司主事也封
部掌封爵　誥命及蔭叙然惟吏役為難公一以公

心處之因其人之能否而用之各當其劇易也曹務簡而日多暇得以從事於文籍故其學識日進而大有所造詣也既而丁外艱起復改主事戶部監督在京草場不動聲色未旬浹而盡革累年之宿弊也九載績最陞秩郎中涖官於南京之河南清吏司所司者田土錢糧公清以律巳勤以涖事而吏弊以清大爲官長所器也乃歲乙酉長子簡發解京闈明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擢翰林編修公喜曰吾家書香今有繼也卽寄聲編修俾復祖姓而陞氏千年之家枋始復其舊而不迷其所自也公之弟曰怡曰愉皆登名

鄉榜揄尋登甲科爲刑部主事至是備諧宦于朝矣曰吾可以休矣乃憪然乞恩以求致也歸家之日日與鄉之耆彥飲宴歌咏以樂太平而凡官政得失私家短長畧不形於言議也公有至性事二親而能先意承志未嘗有所違忤致政家居太夫人猶無恙晰夕奉養備至歲節及誕日率子姪稱觴上壽人咸以爲榮曰毘陵顯官雖多致仕而歸親猶康健者僅見于是也公性好文而於五七言詩尤其所長語與意俱到體格渾成評者謂其所將駸駸於漢魏也平生志尚古樸見世日趨於巧而間有不趨世好者而

又不恒其德故以恒拙自號而因以名其齋所以微示其意也公生永樂壬寅卒于成化癸亥十干十二支一周天而又加以二紀也夫人徐氏先卒贈宜人繼蕭夫人封如徐氏公之配也男子四人長卿由編修陞侍講今爲右春坊右諭德次節郡庠生次鑾次籌公之嗣也女子四人長聘于陸次聘于邵其二人者尚幼穉也孫男舍章其次某森露頭角皆將明經以繼其世引而勿替也翛歸將以卒之年某月日葬公於某原以予於公有夙契求予以銘以爲墓之誌也簡予主京闈考時所取多士之魁也而公之弟

怡亦予嘗試所取士也予於公有一面之素而又於
乃予有斯文之契此所以序而銘之不辭而用以貽
其來裔也銘曰當世所重曰惟甲科閒世再見已樂
其多陸氏一門登名者四圭組蟬聯父兄子弟挨厥
所元起家地官甫冠即仕未艾遽還才不盡施澤考
徧及罔其有餘以還造化峩峩新阡藏䩄于茲刻銘
玄室永矢其詒

戶部郎中林君性之墓誌銘　　唐順之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楙徵孝廉不就父嵩縣學生方貢於大學以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毋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師吾一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旣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爲序生時諸經生則已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說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爲子師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贓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爲師

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策諸衛倉丁主事君發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爲尚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年五十二君爲人悃愊質訥葸葸細謹世俗一切銷距巇詧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爲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爲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爲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

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桿文網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窑課後窑戶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窑居人之不爲窑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時里中以窑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以爲無故減三十餘戶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戶口爲功最而君之爲令蓋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贓不擇美惡

乾濕歲久浥爛飄紮死不能賠死則逮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奈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浥爛坐罪者君飄愀然曰奈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廩空又寒凍餉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

食或謂丁法不得相借君不爲止已而朝廷竟從君
議當是時微君一軍幾洶洶君本細謹其事爲戶部
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
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寬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
計官十五六年歷縣令戶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
十畝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其
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
諸生言君娶云云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爲能人忠
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則可望而知也爲
之銘曰有姓之奧可以非道干鄉曲之關可以袍行

蚤得其悖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已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採是以為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戶部員外郎鄭公普墓誌銘　　王慎中

嘉靖壬辰進士待銓吏部凡若干人江南北巨縣以缺令告者數十縣之人仕都下各爲其縣擇令交欲得鄭君而無錫有泰鳳山尚書與諸朝官顯者十數人競爲其縣得鄭君他縣不能得皆若有失無錫諸顯者與尚書公交相賀以得鄭君其時予方佐銓司以與無錫以鄭君受德於其縣人無錫故名爲富而多仕者爲令者往往朘取殄用其財而逆以機數捭嫉士大夫君至按都鄙賦役之籍詳以覈劾得其處俗所由壞歎曰茲邑牛退而歛重若此乃[illegible]以富得

名民方以媮倨遨佚招四方之目其奚以免[illegible][illegible]民
以奢敗儉存設陳得失禁戒明白發於條制自以義
朕一身服御爲率至其張具上官館遇過客交際士
大夫舉損於舊度豐約之中使財僅足以成禮而不
爲浮尤吝興作舍館舟輿苟有可因不妄變革曰勞
民以悅人非吾心也旣不匱財以傷民心姑稍取境
內一二巨室橫放難諭者重寘之法以示威曰如是
足以致刑矣一與民相安爲寬平暇則與士大夫相
賓接驩不失節士大夫憚以私溷君聽退勑其家亦
莫敢有撓也客或見君坐縣堂從容不苛庭中常空

異於東西行過縣所見怪刦能然君曰惟不援人以
自累耳君固精經學善爲舉子業邑子多才而講習
乖剌文不傳於經君爲指授大義日開月益邑子咸
知所以爲文至今科目接跡猶出君門下士爲多張
運使公愷清德純行一鄉者望張給事選以直諫廢
貧王進士問病免家居喜文學君敬事運使公與給
事進士游加親貢士施子羽能詩老儒李龢工註詁
皆優與爲禮君與人無忤其溫而有辨又不苟然也
巡撫中丞部使者在毘陵廉無錫治行爲畿內最交
薦之君性恬簡寡迎將又無錢治苞苴以買進秩滿

僅得南京戶部主事以去留都民曹事簡君益爲深厚閉戶讀書恥與嫖妓之士兢泊如也以其間爲古文詞據理確質有儒術之體重自掩匿不求以名在職隨事展力未嘗苟且而惡爲皦皦維揚置分司榷舟有大小二關舊皆征之君往司榷謂其府史曰征利而爲是鍼細髮密雖取羸胡足貴通其小關恣舟行莫誰何之權計以足乃知諸爲細密者非專爲國增計也積資員外郎郎中擢雲南府知府未赴郡以父喪歸喪免侍母不忍去左右居歲餘母病卒始免父喪母勉之行君戀戀膝下竟得奉母之終君爲戶

部以其官封父殖庵公元爲戸部員外郎母伍氏爲太宜人在無錫迎父母就祿養治喪葬合禮於二親生卒具致其情克名爲子服除赴銓驟感疾卒年五十有六君名普字汝德爲人外渾朴不立町畦而中斬然有限界色詞絕去誇汙擇處其中臨事酬物誠款有足動人予嘗嘆世末難與成功高患招忌卑患取侮每謂君持養濟其所稟兩去其患宜可游世適合俾於獲用遠以是止甚以爲君恨

柯希齋維騏傳

莆陽文獻甲於天下縉紳之士蜚英而振采者項背相望也近禩以來若陳孝廉之獨行黃后峯之忠耿林貞肅之高邁方簡肅之純正鄭山齋之卓立自餘不可枚舉攈尚不同鈞之不詭於聖人世所稱鞠躳君子也乃若柯公奇純具臻衆美闇然自修當以何道而稱說之彼其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總五經之眇論雋百家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其人不交非其地不履葢天性然也方其射策甲科輒譽流朝宁閒無不人人願納交者而厚自秘戢不

少露鋒穎色溫而莊貌恭而泰言議非由衷不吐望之知爲有道長者也已而注南戶部主事以非其好不祿也而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於一可以擬食而不可以穀學可以却名利而不可以涵性靈及門之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簡要以躬行爲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竊禪家之說以揜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纂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爲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爲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爲實用至于學之次第懇懇

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與理一之謂誠言與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公蓋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發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遼金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屨莫辨褒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於帝紀以存宋統正亾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于循吏以重道發復補漏繫與訂譌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泰泉黄公佐序謂西漢之書不得專

美于前是編行則二十一史及續修天運陳人紀莫之或先矣又作史紀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議評要實漢書之增損弇義少孫之補綴亂真諸儒之紀載異同皆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湮也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公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是書也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即富貴功名亦庸人耳何足取

哉於是褒表不及者頗曉曉然譁之而公不恤也書一入誦終身不忘至耋猶不釋卷雖隣極墳索而下問學孳孳不自滿假如此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二卷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跨唐後漢彬彬大雅矣乃公不欲以此自名故命曰燕餘云公家居五十年歷夷狄患難困矣而所守彌固凡百可欲無一足以滑其心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漠如也厭末俗侈靡乃躬韋布之素絶跡於公府一介非義不苟取予人亦罔敢以貨干者先業無尺寸之增廬燬於寇則辦田以成小築餘產併給家衆率儉

以資廉至義所當為略無靳惜若重構柯山祖祠烏石山崇恩祠復先隴之侵於豪右者祀先罔或不虔急義周貧於周親族黨尤兢兢以佐其急恭功不與飲宴居常接人無戲言無苟笑正襟端坐肅肅如也雍雍如也間發一二言權道藝及治體人材明若觀火喜揚人善而諱人之短然處友論事不廢規諷士夫游從者每勸以砥行立言為不朽圖觀風之使欽其德者莫不推轂焉蓋不可屈指名也大要謂公閒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濟修辭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

處于耆從京朝士夫之後其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眞
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實録云公名維騏竒續其
字別號希齋莆陽望族徽州知府西坡公英第四子
方其齒踰弱冠釋褐南宮亦既遐矣曾不一日食於
公家而浩然長往希蹤考槃飲泌之流其淸才亮節
非不表著於時也而徒以無君側之臾援又不一通
書於政府卒棲遲林壑以老上之不能黼黻皇猷次
之不得以其著作鳴國家之盛詡之何哉乃知力田
不如逢年固昔人所爲長慨者乎公生于弘治丁巳
卒於萬曆甲戌享年七十有八

論曰好修在己用舍由人乃今徵於柯公益信諸觀風之使非有一覯之難也而抗章推轂孳孳如不及乃若身依日月之際出入排閶闔呼吸感風雲非不足於力也同榜而舉聯轡而游豈其未知顏色者哉而徒以無尺書之通格不以聞此其故予不知之矣假如以彼易此則其進用寧在人後哉於乎未俗之常非所以語於賢達之致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二終